永曆實錄

衡陽王夫之譔

高李列傳 牛萬財附

高必正初名一功陝西米脂人李赤心之母舅也赤心者初名過沙一目號一隻虎李自成之族子蚤從自成起羣盜自成僭號以過爲權將軍一功爲制將軍宏光元年春自成再敗於秦繇商雒走襄樊追兵復至自成倉皇渡江過一功與田化龍賀錦党守素劉芳亮劉希堯李來亨劉體消袁宗第牛萬財張光翠塌天豹等皆從自白螺山至城陵磯百餘里閉截江求渡左良玉已棄武昌下蕪湖何

騰蛟走江西武漢爲墟長沙守備單弱偵探者不敢踰洞庭皆不知賊所在而賊自起兵以來蹤跡詭西北南阻淮漢未嘗一騎窺江江南姦民爲賊導者率附革里燕張獻忠亦與闖部漠不相知闖自成既東渡南望大江濱滸山川繆錯卒不知所嚮唯見□騎西來則益東走漢陽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南漸瀏陽北迄通山東抵衢州鳥驚獸逸掠食千里岳武間居民驚賊猝至亦不知所自來五月自成至九宮山食絕自率輕騎野掠爲土人所殺過等追及良久乃知之益恇懼不知所爲天啟闖河南河濱沙磧中涌出玉璽撫臣以獻廷議知其爲宋哲宗時獲得者非

秦璽亦姑藏之內府自成陷北京獲而實之自成死一小豎負以走田化龍奪而藏之諸部從賊入顛厥剿徙爲□所大挫心魂俱褫聞南京立天子欲歸附不知所介紹擕田野民間之乃知何騰蛟爲楚撫遂欲因騰蛟降顧因緣撫辭得達方騰蛟之棄左軍而逃也從九江斜走瑞州緣萬載入湖南亦不知賊渡江事猝聞平江瀏陽間有賊野掠意爲土寇遣長沙知府周二南帥黃朝宣部兵二千人往擊之過一功既欲降無格鬭志按兵徐退二南誤以爲怯麾兵進薄其營刃數賊賊乃合戰俄頃被磨二南墜馬死之賊追潰卒呼欲與通語皆益喪精魄鳥走歸長沙騰

蛟知爲大賊惴惴畏嬰城守過等斂兵不欲迫長沙執士人縱之蕭騰蛟所遣意上人得釋即走亦不爲迴久之稍傳聞至騰蛟所騰蛟乃募人持白牌齎手書往過等大喜遂與軍降騰蛟以便宜各授總兵官李過之屬推一功爲總統凡八部爲一營劉體淳塌天豹袁宗第宗第之弟宗道合爲一營張光翠牛萬財合爲一營王進才郝求忠於賊中爲偏裨其主帥死因得其軍爲過等所不齒又各別爲一軍湖南民孱賦薄黃朝宣張先璧曹志建分處長衡劉承允據武岡日益召募至數萬人馬進忠王允成盧鼎自江漢來歸亦數萬人騰蛟既受諸降益無以支諸軍散

處岳長間野掠而食嘗過一功闖賊餘衆不及渡江者星
散湖西北乃自請渡湖出荆州收其軍騰蛟大喜思文皇
帝已立於閩遂飛疏入奏請爲加恩詔賜一功名必正過
名赤心各授都督同僉有差名其營曰忠貞拜堵允錫爲
楚撫監督之允錫爲製進賢冠袍笏輿繖儀仗以寵之諸
將皆輕倪弃鄙始受命服冠帶皆如負芒刺唯必正與黨
守素李來亨稍治威儀八月必正赤心率諸部渡湖屯公
安江陵間連營百里劉體淳袁宗第亦渡江趨江陵之西
略夷陵過荆門鄖西渡漢北掠興安侵漢中爲□兵所敗
南歸自夷陵入巴東依蜀東塞據險而居唯王進才郝永

忠侯騰蛟留長沙堵允錫分治湖北稍用辰常賦及衛將吏及納弟子員所得饟金輸忠貞營允饋勞至隆武元年冬騰蛟與允錫分道出師會□兵大舉攻忠貞營騰蛟前部遇之於岳州不戰而退□兵遂渡江允錫方帥忠貞當軍圍荆州諸老營與屯公安之草坪荆民苦掠者導□兵徑襲草坪輕騎潛抄越兩日夕拔三營而餘營尚不知也已而驚擾自相踐蹂鶩散而西必正赤心大驚撤圍走荆州守兵開門躡之全營大敗弓仗馬騾委棄殆盡自是忠貞營之精銳耗矣遂斂餘兵走夷陵與體洽宗第合屯蜀東微惟牛萬財隨允錫退屯常德牛萬財者眇一目驍暴

穆鄉老掠人以爲兵衆至數萬自號牛十萬以與高必正行狼故爲屈下依允錫而允錫信愛之永曆二年夏馬進忠復晉德允錫率萬財自永定衛山中出會進忠守晉德俄而允錫恐進忠之待騰蛟也遂攜鄭古愛毛壽登開道走巴東要必正下楚必正等方苦糧盡遂拔營隨允錫薄晉德進忠皆驚懼焚芻糧廬舍走湘鄉必正諸部至無所棲食允錫遣師之攻長沙圍數日不克退次湘潭張光翠牛萬財劉體純袁宗第分掠衡寶湖南千里尸横倣野原野無烟火何騰蛟方下衡州大驚輕騎至湘潭安撫之永曆三年春南昌圍急金聲桓馳乞援師上勑朱謀垔邀騰

蛟援江騰蛟乃與[允]錫議分[允]錫統必正諸軍自袁吉入江西因爲奏封必正郧國公赤心鄖國公劉體[純]以下皆封侯伯有差體[純]者故於賊中與赤心號劉李二虎將殺降臣陳演魏藻德以下數十人者也必正等既渡湘涉茶陵衡山境徘徊不進已而聞湘潭陷騰蛟沒遂捲營南走至衡州東阡[]兵遽躡及之益駭奔繇郴桂取山道入賀縣趨梧州行在驚遽上命大學士嚴起恒偕都御史劉湘客馳諭之兵部主事郭如蔡先至其軍宣上旨必正擬懼謝罪斂兵來屯潯州自言自草坪之敗盔甲弓刀皆喪僅存者亦已瘵敝乞權住敘外一年就鐵冶膠角稍治器

仗方可爲國家效死力上亦從容慰勞而已陳邦傅牧李元允而譬金堡厚奉必正男事之勸令舉兵入肇慶劫駕併元允軍殺堡及劉湘客丁時魁必正佯諾退謂其客曰吾雖營爲大賊亦自磊落行志安能作此狗彘行乎以是惡邦傅而狎之稍稍奪其兵糧馬仗始藉邦傅乃結劉希堯劉芳亮與亦心不協率其軍自梧州而北轉掠賀縣廣甯乃會至宜章所至剽殺粤楚間人尤苦之呼爲白毛賊賊通粤將楊大甫欲叛降□朝廷執大甫誅之希堯芳亮恇懼失據而彭嵩年向文明屯郴南阻其北路勢日漸潰散□兵遂至不及納欵遂皆敗死是年冬堵允錫奉龍旗

至潯州謁必正諸軍出楚赤心病未有行意未幾赤心死必正兼統其軍田化龍亦死於南甯所藏璽或竊去不知所終既連喪大帥兵士合離不一十二月允錫又卒益無趨令北出者遂逗留左江永歷四年夏上在梧州必正偕党守素入見請身爲諸將倡以兵歸兵部賦歸戶部銓次疲弱分汎戰守較勘功罪則事尚可爲如因仍離析兵雖衆將雖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附而已朝廷翕然歆動而戶部尚書吴貞毓兵部侍郎萬翔庸猥囁嚅不敢任必正太息而已時金堡等詔獄未解貞毓翔程源郭之奇魯可藻嗣必正入覲密遣使迎之於藤縣由

必正入殺堡逐嚴起恒瞿式耜必正皆佯諾之貞毓等躐
躐以俟必正守素方陛見趨班候駕貞毓可濺越班就揖
之語溢肩宇必正守素奏對出即挐小舟詣金堡握手欷
歔言中外想望者唯公一人今公杖劍出此其如社稷何
貞毓乃大沮御史吳象元疏言之奇可濺越班私揖蔑禮
慢上宜加勘問必正聞之曰吾入行在唯聞吳道長一言
而已此外皆不知何等語也已而貞毓等集必正舟方行
酒閧必正出貞毓等手書一一示客曰此諸老先生命必
正入朝殺人者不知文天祥陸秀夫曾如此否耶貞毓等
皆俯首汗出不能語必正閧謂郭如[illegible]衆曰朝廷不誅夏國

祥及吳萬稚魯四尙書必不能待明春而亡如忝以意告朝士欲奏上行之朝士有識者以爲不可因將帥殺內臣如忝以語必正必正曰吾誤矣存亡在天朝廷事固非我所當與也必正知事不可爲意大沮喪廷議欲遣之援廣東馬吉翔陳邦傅在肇慶不欲其來陰令夏國祥搆兩端止之無詔促必正行必正乃請歸南甯必正雖起羣盜爲李自成爪牙而雅有志義赤心之降皆必正從臾之赤心狡獪必正極加抑沮及赤心沒必正愈折節戢其軍忠自効紓國難而羣小尊省爲必正所輕莫能用也自必正之入對也與袁劉牛張相失體純宗第與宗道大豹自寶慶

西北走過嘗澧仍歸荊西張光翠自衡州西走寶沅黔開後李定國下湖南光翠亦出甯鄉定國兵退光翠潰敗死牛萬財自湘鄉西走大掠新化潊浦攻下苗砦據之爲□兵所困降於□□奪其兵萬財與部曲販魚鹽以自食時忠貞營諸部存者唯必正守素及賀錦李來亨四將屯潯南日益弱是年冬兩粵陷□兵□潰南必正自慶遠走黔孫可望溝險要擊之轉戰旬日所部多爲可望劫降必正守素錦皆歿餘軍推李來亨爲帥繇黔走施州衛遂至巴東之西山屯爲劉體淸郝永忠皆先在連砦相結凡十四年而後亡

永曆實錄卷十三終

衡陽王夫之譔

李定國列傳

李定國字寧宇陝西榆林人本農家子十歲爲張獻忠所掠甚其獨厚不授餐以爲己子獻忠養子四孫可望爲長定國次之劉文秀艾雲枝次之可望狡譎鷙忍常爲獻忠掌名營號一堵牆獻忠之降也左良玉固欲殺之可望爲通賂於熊文燦餽文燦碧玉長尺餘者二徑寸珠二可望陳說詭媚得文燦歡心保獻忠逸去繇是尤爲獻忠所信倚威亞於獻忠定國等皆爲之下定國長八尺斜目修闊

驅幹淇偉舉動有儀度於羣盜中獨以寬慈著喜拔文士
通兵法綽象讀通鑑綱目略通大義不樂爲盜以幼鞠於
獻忠莫能自拔所部將二萬人隨獻忠馳突豫楚崇禎十
七年破四川獻忠惑其客汪公子言日務屠毒猜忍暴噬
可望定國皆重足立永曆元年獻忠僭大號建僞都於成
都分遣可望定國文秀雲枝攻貴州遂窺雲南獻忠猜殺
益劇可望等不敢北歸掠東川烏蒙與會黔國公沐天波
以年少輕俶侵虐土漢巡撫吳文瀛婞阿不能戢正土司
沙定洲舉兵反攻雲南府天波棄城走定洲據雲南時上
方播越咸皆不能及天波勢蹙瀾滄道副使楊畏知迎天

波疏騰越徼土漢郡縣討定洲兵未集可望探知滇亂狀乃偕道邀攻雲南定洲迎戰大敗走被擒見殺可望既定滇馳報獻忠獻忠益媢之可望乃與定國文秀雲枝相結約屯滇自保獻忠孤立成都□兵乘虛來攻獻忠兵潰自刎死沐天波聞沙定洲敗死意稍安可望因遣使誘天波令附己與合兵定諸土司而還天波鄉第莊田天波既童騃爲所惑畏知亦力弱不能抗遂與偕詣可望可望羈縻之使居民舍月給粟以贍之門置兵錮其往還而銜畏知爲己用已乃自稱平東王而定國爲安西將軍文秀爲撫南將軍雲枝爲定北將軍猶仍獻忠所僞署號爲事甫躍

龍出降以爲僞相紳士皆僞署司道府州縣吏以甲子紀年既滅沙氏益攻諸玀玀部收其軍有眾二十餘萬厚斂良田租以贍之定國所部漢玀兵亦逾五萬獻忠之死也可望欲臣屬諸部而與定國輩素相頡頏不能遽令尊己定國倦於爲盜思自洗濯歸正可望知其情念所以籠制之乃與定國等謀歸附朝廷定國欣躍從其議可望之欲歸附也意假王命自尊雄長三部定國揣知其姦亦姑因之以自達永曆三年夏可望修書稱平東王孫可望安西將軍李定國撫南將軍劉文秀定北將軍艾雲枝獻書大明皇帝闕下求封王爵獻金百兩馬十匹請出兵擊□詞

名桀驁名而不臣遣楊畏知與前行人龔彝齎詔擧慶畏知彝入見上稍獎慰之下廷臣議大學士嚴起恆給事中丁時魁金堡交以爲不可聽乃封可望景國公定國以下皆侯爵遣給事中趙昱司禮太監楊起春齎勅印冠帶袍笏往可望忿不得王無以懾服三部遂止昱起春於驛舍不與相見而令部將來相恫喝探昱起春意昱起春相抱而泣可望知狀乃遣令歸要易字賀昱起春狼狽而返昱留南甯不入朝起春歸奏可望言不得王封當出廣南邀行在謁車駕嚴起恆曰可望若欲犯順者何所忌憚而不前彼方畏負我爲外禦以徐養其羽翼豈敢效李自成

述斃乎朝廷但當講自彊之術姑置可望遲之且摇尾復來矣可望果不敢動但寄怨於楊畏知而殺之陳邦傅忠高李娼李元允而怨金堡與朱天麟謀挾可望併忠貞營攻元允單劫天子以殺堡乃誘堵允錫往湖可望而介胡執恭偕往陰納降欵會允錫卒執恭遂報邦傅使詐作勑冊鑄蕃王寶製龍袍翼善冠琢龍玉帶封可望爲秦王總錄天下文武將吏兵馬錢糧專征四方行大元帥事公侯閣部以下皆稱臣啟言行事不必關奏朝廷時艾雲枝已死封定國爲安西王劉文秀爲撫南王各授冊寶可望大受命而朝廷初未知也可望遣使詣闕謝執恭爲

他詞遂之密報邦傳遣執恭于欽華齋金航衆賂王化澄夏國祥程源萬翺請封可望如親王以實其詐朱天麟爲吳貞毓爲之主言可望必欲得秦王則旦夕可復南都不然即引兵出南太犯車駕矣化澄翺力爲之請嚴起恆固執不可夏國祥居中兩解之奏上以硃勅付內閣封可望荆郡王定國文秀各國公化澄翺但以謝欽華之賂亦不知其必得秦王之何意也唯貞毓知之約給事中朱士鯤許具稱臣啟因欽華赴可望所納欵訴起恆亢執狀荆郡封便至廣南與可望使遇執恭忿盡露可望怒殺執恭而據僞勅實稱秦王專征如故馳金龍牌抄勑冊文徧諭

土漢官軍皆爲之下眾益彌盛遂出黔蜀收楊展王祥馬進忠王進才張先璧張登貴黄宗文之軍爲己屬祥展不屈皆遇害自是大于自扈從外無一卒一民爲朝廷有矣永曆五年上在南甯可望使其將吳都督率兵二千人至行在擊殺大學士嚴起恆及給事中吳霖等三十人脅上求加勅實封秦王令百官皆稱臣上不得已皆從之未幾□兵攻南太急上走泗城州適可望邏騎至偵知上所在遂擁上入其營馳報可望可望令居上於興隆衛月進膳金二十兩米十石宮眷內臣皆啜薄粥內臣負薪汲水宮婢自炊之可望自構宮殿於雲南黃屋雙闕出入皆建旄

務日月旗孔雀扇曲柄幢蓋翠金龍步輦名其親軍曰扈衞鑄印仍獄忠式作七疊篆帝制自大成遣串戍興隆譏禁從官出入定國大惡之其幕客金維新忠諒有志略從容稱大義說定國盡忠本朝特以方見挾持故猶佯奉可望永曆六年春可望乃分遣劉文秀自成都攻川北白文選張先璧副之定國自貴州出黎靖馬進忠馮雙鯉副之定國以進忠爲朝廷宿將洞意結納合軍十萬戰象五十四月馳攻黎平克之五月至靖州□將張國柱合許魏二將之兵迎戰急擊大破之斬馘五千餘級國柱棄馬走兩日夕馳下武岡□續順公沈永忠棄寶慶走定國收寶慶遂自東

安南攻孔有德於桂林有德遣其將孫龍李蝦頭拒守嚴關定國大敗之斬孫龍蝦頭中箭死有德大驚自將迎戰於大榕江復大破之棄甲斷髭竄於谿谷有德走閉城守遂圍之內薄登城王允成開門納兵入有德自焚死執陳邦傳數其矯詔懷叛主迎降之罪並其子傑殺之七月收平樂梧州馬雄線國安走廣東遂復柳州南寧時劉文秀出川北亦復潼川進攻保寧吳三桂馳救之迎戰大敗

師川南定國既平西粵整飭軍政於民一無所犯招兵

尚書劉遠生中書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時於山中與議興復共獎王室嘗置酒七星巖酒酣謂遠生曰君

讀史以曹操司馬懿爲何如人姦耶愚耶遠生踟躕未對定國曰操懿有戡亂之才蹀血百戰摧大敵扶弱亡以垂令名於後世如探囊取物而顧以此博萬世笑罵猶持黃金換死鐵農夫樵豎之所不爲而操懿爲之非至愚而何八月舉兵出楚復永州遂下衡州出馬賓軍於連陽收曹志建故部於賀縣遣馬進忠馮雙鯉北取長沙召張光翠出甯鄉進復常德十月進忠略地岳州所至披靡別遣軍攻永新安福下之遂圍吉安兵出凡七月復郡十六州二辟地將三千里軍聲大振定國至衡州下令所司糞除端皇帝潛邸宮殿爲望幸地今上以十月十九日誕辰定國

率紳吏將佐耆民詣邸宮班朝拜賀屆冬至復趨宮行禮
郡吏設可望位於學宮將導羣官往拜定國大言曰文武
官非秦王選授者旣拜上不當復拜秦王時可望遣其
腹心楊中書者來覘定國邸盡以馳報可望可望怒且懼
遂自貴陽帥兵出將至湖南欲奪定國兵柄凡可望發兵
勝敗進止一切皆不遣上知聞定國收復粵楚乃草奏遣
赴興隆報捷茲令馬進忠賫及故從官爲行營者遄奏
起居楊中書者歸遇可望於沅州盡以告會□敬謹王率
三貝勒八固山大舉兵向湖南時定國屯衡州馬進忠馮
雙禮屯長沙前軍下岳州定國知□至與進忠雙禮謀合

棄長沙誘敵渡湘江進忠雙鯉退伏白泉市須敵過衡山乃繞出敵後反躡之定國夾蒸水拒之須躡兵至夾擊當盡殲之議定進忠雙鯉退可望至武岡知狀不欲定國之成功而忌嫉之敗死密令雙鯉徑退寶慶雙鯉至湘潭之花石得可望令即走湘鄉向寶慶馬進忠不知所爲隨之而西秘不遣一人報定國以誤之十一月己丑有彗星出天街開□兵薄衡州定國夾蒸水而軍接戰自日晡達庚寅旦數十合斬首□千餘級定國軍亦頗有殺傷敬謹王者素以驍□聞冠七寶金兜牟揭金頂交龍纛率鐵騎二十餘登蒸水旁小山覘定國軍山下偕進者欲方發伏

兵從山後竹篠中出揮刃擊之自頂達□□爲□從騎皆殲□兵不知敬謹王死猶殊死鬬馬寶騎出掠陣流矢中頰傷寶軍遂卻定國方待進忠雙鯉不至頗疑慨俄而偵騎返白杲市言二將已走湘鄉定國大驚遂收兵走邵陽敵亦不敢追湖南復陷定國既屯寶慶偵知□兵放牧湘東岸將閒道往奪其馬將發可望馳召定國返武岡會議三晝夜書七至定國不得已西行將見可望至紫陽渡劉文秀之子宻遣人走報定國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殺之定國大驚遽引兵東走縛筏爲橋渡湘水渡已橋絕可望追兵趨永州遂自永明走平樂下梧州進圖肇慶計欲取

東粤與鄭鴻逵朱成功合迎駕自閩浙剛將京肇慶城小
而堅口將許口口死守不下圍三月不克師漸老援兵大
至定國乃退自平樂屯永安州定國之自紫陽東走也可
望良久乃知之遣騎追之不及口兵亦方自衡州西南進
可望遂舉兵下寶慶拒之可望恥定國有殺兩王之功而
己不逮抑見定國之殺兩王而謂敵易與也遂欲獨戰以
求多口兵自祁陽捨寶慶將斜趨武岡出可望後可望乃
自寶慶旋師迎戰遇於岔路口可望驕媢自倚必勝令白
文選馮雙鯉馬進忠各將其軍因山為壘戒不得動動者
斬而自率其所謂慰衛軍者倣戚繼光法用藤牌間長矛

前鋒戰瀘溪時鴈行不進敵鐵騎四合橫蹂可望軍陣亂可望逢單騎走遂大敗積屍塞野雙鯉文選進忠堅壁候令令不至不敢發可望走瀘日三將乃引退是役也精銳挫衂潰盡退守武岡可望歸貴陽不敢議北出矣□兵遂陷武靖辰沅黎平大掠千里民死者將百萬人可望以是媿憾益忌定國然知其不定國若也稍稍思羈縻之從道使持劉文秀書勸定國令修好如初定國亦姑應之永曆八年定國復攻桂林穴隧道瘞火藥碎其城驍將王國仁入隧觬火遂發死隧中定國驚慨大慟兵遂亂引歸南甯遂從土司假道密遣使具方物詣興隆候上起居上遣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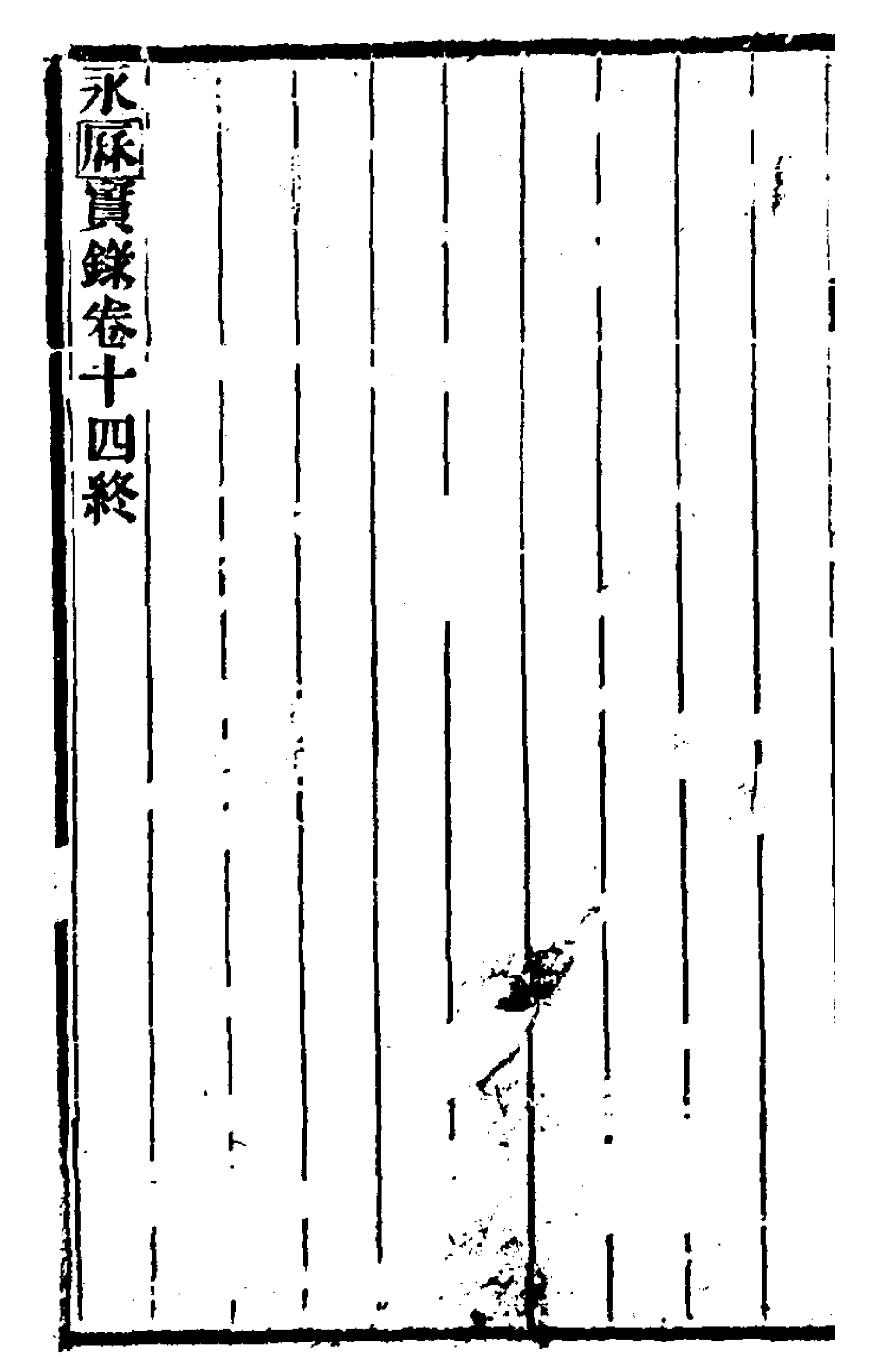
侍郎蕭尹齎血字詔詣定國述可望僭逼狀定國奉詔伏
地慟哭不能起遣使貢上服御物並奏臣誓死先爲陛下
除逆臣後議恢復已而可望微知其狀遣人至興隆以不
遜語脅上取從官蕭尹雷德復等殺之可望據貴陽前軍
守鎭遠扼險自固□調其貝勒等北歸以洪承疇經略湖
南承疇議守永寶以困可望可望困復下靖武相持於紫
陽貴州粗安可望遂治宮殿於貴陽開科取士塗飾以欺
黔人永曆九年定國遂舉兵自泗城州入滇襲雲南府據
之治城郭繕甲兵迎上於興隆奉居可望所築宮具鹵簿
立朝儀建置侍從文武官吏行進止一以詔勑從事馳

勅召可望入朝可望大驚自率其軍與馮雙鯉白文選馬維興攻雲南而別遣驍將張勝率騎二千繇間道直抵昆明城下李定國起兵禦之於高山寺勝先至縱火大噪定國自軍中率鐵騎潛還擊勝大破之擒勝獻於上詔磔之於市定國持勝首示可望可望恇懼定國大呼告諸軍曰天子在是可望欲行弑逆汝等何所利而爲逆賊受惡名反天道耶文選等皆趑趄不進可望軍遂潰反走歸貴陽上欲息兵合謀下黔楚以命定國定國聽命詔劉文秀和解之文秀刺血書告可望可望復書狂嫚文秀泣曰自作不靖以召外寇之侮吾死無日矣遂仰藥死可望頻歲侵

雲南不已永曆十一年定國乃奉詔數可望罪舉兵出畢
節討可望可望帥雙鯉文選維興拒戰定國奉詔諭三將
令歸順各封郡王文選維興皆舉軍降可望與雙鯉軍皆
驚潰定國兵躡之兵士家口皆居雲南定國入滇恐于存
恤至是皆反走赴定國雙鯉不得已亦降可望入貴陽不
敢留攜妻子寶玉及親信一百餘人北走十一月至武岡
遂降於□定國定貴州歸雲南安插諸軍蕭尹之至南甯
也上封定國晉王定國辭不受命及是白文選等皆爵郡
王上乃固命定國定國始受晉王之命劉道遵使齎黃綾
小詔及定國書下海約鄭鴻逵以明年夏會南都馳檄荆

西約王光興李來亨等會荊州號召四出湖大舉出楚而諸將吏兵民見可望北降知虜實險易盡輸於敵皆搖搖無固志可望之降也因洪承疇請兵取雲貴盡圖山川迂曲及諸將情形兵食多寡獻之□封可望爲義王如其策大發滿漢兵二十餘萬一繇川南東川入直衝大理一繇建昌入攻騰越一繇廣西慶遠入搗平越一繇泗城州襲廣南而洪承疇率大軍從黎靖先入誘定國出黔應敵乃使奇兵繞出反攻之永曆十三年承疇兵薄貴陽定國保畢節扼關索嶺沿箐澗設伏連戰二十餘日殺□兵萬計而泗城兵已達臨安川南兵侵騰越大理定國三面受敵

可望又遣人齎手書招諸將帥言已受王封視親王恩寵無比諸將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將比惟定國一人不赦劉文秀之子及馬維興馬寶等皆爲所誘先後舉兵降定國軍大潰乃退師奉上奔永昌追兵益至定國奉上奔緬甸上至緬甸定國自出收兵緬甸人叛逼上送詣吳三桂所三桂犯順上崩於雲南府是日烈風黑霧大集飄屋瓦翔空如烏□漢兵十餘萬皆震悼悲號三桂殺數百人乃定定國聞變還兵至緬甸已無及因縞素發哀定國披髮徒跣號踊搶地吐血數升遂殺妻子焚輜重舉兵攻緬甸屠之率其軍走徼外兩年憤恚嘔血卒



永[曆]實錄卷十四終

衡陽王夫之譔

李來亨列傳 王光昌　王光興　郝永忠附

李來亨始以降附功授總兵官都督同知旣而封□□侯

永厤五年高必正率党守素賀錦及來亨自黔走蜀爲孫可望所遮殺獨來亨力戰得脫必正諸軍受併於可望良久或逸去皆依來亨來亨所部尙數萬人自黔東北走入巴歸閒王光興者與其兄光昌皆起羣盜崇禎十二年降於熊文燦已隨鄖撫王夢尹守襄陽屢戰有功襄陽陷光昌兄弟與荆西道徐啓元死守鄖陽李自成攻圍浹歲堅

守不下往往挫自成軍宏光元年吳三桂以□兵追自成蘇漢中東出荆西三桂馳檄召起元光昌會師勦賊光昌困賊闘中亟兩截不知南北情形猝得三桂檄猶意爲大明興復欣然舉兵赴之既見三桂乃知已移明祚顧弗能前卻不得已慟哭翦髮附於□光興方城守見光昌陷遂率其軍走屯房縣依山自固與□所遣守鄖者相持十餘年大小百戰不下上卽位於粵遣閒使齎表詣行在特勅授光興總兵官都督同知封南漳伯光興孤軍懸漢北拒戰益苦糧鹽布縷無所取給時往來鄖襄荆夔閒攻下州縣就食之南至夷陵迎大學士文安之侍讀黃燦督理其

軍已而劉體[淯]郝永忠先後自湖南來永[曆]六年來亨出關亦至遂與光興連砦相犄角巴巫之間蠶食插天中有僻壤曰九蓮坪來亨據之大起營舍建帥府其上稍招居民與士卒雜處光興屯江南永忠體[淯]屯其西安之既覺燦亦卒羣帥推僉都御史毛壽登監督聯絡道稟正朔孫可望既叛降上書雲南李定國遣使間道四出聯絡諸故將來亨亦遣使詣定國相結納定國報饋殷勤承制晉來亨光興體[淯]永忠爵皆上公來亨等勢稍振屯耕山田歲收麥粟草綿供糧食衣屨亦私遣人市鹽鐵荊西居民或與往來市販來亨等亦不奪掠唯截長江邀抄□官吏歸

番及遠商閒四出剽殺南漳房竹及夔東鄙□楚蜀守將
不能禦居數年定國敗□人宣上凶問以招來亨等來亨
不聽方會諸帥議求宗室輔立之而光興意移密遣人詣
□乞降光興久據荆西來亨等皆以殘餘遠附居久之勢
出光興上主客不相浹而安之燦光後物故壽登肅誕無
忠義志不能輯和諸將頗潛有乞活心故從與光興叛眾
納欵而來亨之勢孤矣光興自崇禎十六年來未嘗一羅
朝廷鼓勵轉戰寇□閒垂二十年天下想望其氣義晚節
不終以速李來亨之敗故聞者莫不惋惜之光興既降□
遂大舉兵攻西山癸酉春□楚督張長庚自夷陵進蜀將

李□□自夔門夾攻之楚兵入九蓮坪來亨遂據山砦□兵不能進來亨盡誘其兵入乃使其兵雜髮雜負販中入□兵營良久盡得其虛實來亨自砦發兵下攻□兵方迎戰須□營中忽揭大旗號呼起火焚燬營舍□兵亂來亨縱兵乘之□兵大潰殺傷覇計長庚走保夷陵蜀兵亦爲郝永忠所敗楚蜀震動□乃遣□兵數萬分從楚蜀道諸砦立壘圍困之盡起楚蜀丁夫輓糧赴軍爲持久計來亨屢下砦索戰皆堅壁不應來亨乃窘甲辰春蜀兵攻散潰永忠皆附下之體潰永忠死來亨糧亦瀕絕而□兵督戰運丁夫死者積崖谷谿峻法嚴里民三千里外皆輦負輓

披蓑笠緣絕巘峭壁嵕行延綿彌望不絕來亨知不能久存會諸將飲大哭分遣逃散來亨母老矣其中表舅有爲□將者曾招來亨降不應至是乃遺書以其母託之遂舉火焚砦與妻子親信投火中死來亨部凡三萬餘人來亨死或死或逸去就俘執者百五十人而已餘眾散入秦蜀山中不知所終來亨敗沒中原無寸土一民爲明者唯諸鄭屯海外

郝永忠者李自成別部之偏校也初爲賊大旗手號郝搖旗未有名既降於何騰蛟易其字曰永忠已而思文皇帝賜名永忠永忠嘗李自成之婛也殺其主將而奪其妻故

李高諸部惡之永忠無所容頓心附騰蛟以自安騰蛟深委信之有衆萬人馬三千匹騰蛟厚給其糈李高諸部渡江而北永忠留長沙騰蛟爲題授總兵官都督同知爲援勦右部張先壁爲左部隆武二年思文皇帝惡鄭芝龍欲出楚甚日促騰蛟迎蹕騰蛟固無迎意姑遣永忠名迎蹕發衡州稍取道郴州趨贛騰蛟密喻意令勿必往永忠至衡州次且不進爲暴於衡郴間凡三閱月而始達郴思文皇帝凶問已至永忠遂返兵闌桂陽州之險趨據之州人畏其暴掠城守不納永忠攻破之屠其城磔殺前縣平知州夏九庚流血染衢嬰兒婦女無免者騰蛟不問覆爲榜

數桂陽士民之罪爲永忠飾惡永忠益無所戢永曆元年湖南陷永忠擁入桂林上在桂林騰蛟爲請封遂封南安侯全州陷盧鼎焦璉東西支守永忠遽返兵大掠殺走柳州去明年陳友龍復黎靖武賓將出長沙騰蛟以私憾嗾永忠攻之楚西南千里閒掠殺幾空永忠從無一矢功唯殘毀內地屠士民尤爲諸將所惡給事中金堡請因人心之公憤下詔討之朝廷既不能用而憚騰蛟之護愛之也爲下詔切責堡已而騰蛟陷沒永忠遂自爲軍奏報皆絕永曆四年掠武岡西走自沅鎮益北達楚蜀界會劉體淳於荆西體淳雖雅惡永忠而以孤懸故相倚已而北出房

竹至南漳野掠而食轉徙無恆丞歷十一年馳入襄陽城中□守者驚走酉一日□援兵至復退入南漳山中□盛兵抗鄖襄丞忠體[illegible]不能出食且絕復南會李來亨王光興結砦于巴巫之西山壬寅王光興降□□大發兵楚蜀夾攻之丞忠敗死

永曆實錄卷十五終

永曆實錄卷十七

衡陽王夫之譔

晏黃二劉列傳

子壽明 錢秉鐙等 黃公輔 陳世傑 蔡之俊 曾剛 裘 宋昌時附

晏清字[元]洲湖廣黃岡人中萬[曆]己未進士寬和樸易不立皦皦之名而獨操不亂釋褐授吳江知縣以廉能上最擢吏部驗封司主事天啟間忤魏忠賢削籍歸里崇禎初用原官起用時諸以忤璫去者皆競起躐登清顯而清高臥不赴召徘徊十餘年徵旨屢下乃起歷驗封司郎中資望最深應主銓政吳昌時者當清令吳江時以諸生爲清所拔賞及是因周延儒結太監王化民躐入吏部還掌銓

政居清上忌清雅望畏物論之不容也輒用年例奏遷清爲廣東鹽法道僉事清在吏部十八年矣郎外遷亦當得副使昌時欲重抑之纔改五品清顧夷然安之昌時誅廷論欲召清清居嶺外兩載未嘗通一函于燕邸遂不得召隆光元年量擢尙寶司卿隆武二年再遷太僕寺卿皆不赴時江黃淪陷清解官僑寓海北翺翔無宦情上即位擢吏部左侍郎辭不至已而李成棟破廣東清避地潯南上在南甯擢吏部尙書敦趣入陛見以足疾不能朝請力辭上益嚮用之特旨免朝參專理銓務不獲辭乃受事清恬澹僻易以病不見客門無私謁行在翕然推重吳貞毓以

主事躐吏部侍郎趨權利深忌清而無能與競乃自請視
師嶺上去時江楚避難出者爭稱起義求進彼[illegible]相援廣
滿公車朝廷無能辨清知其誕為分別用舍詔不逆者皆
怏怏造蜚語謂吏部懸榜有破家起義全髮効節八字見
之令人欲噦語貞毓倡言如此則流傳江楚解散人心為
禍不小以搖動清然清實無此語而公清為端士所推重
貞毓無能如何也銓郎施兆徵頗通苞苴扞格清所為清
以持重沮抑之兆徵斂而改節永曆四年吳貞毓為戶部
尚書與王化澄相表裏以逼清清屢乞骸骨疏上猶未許
會詔獄起清諫不聽遂移病不起拜表即行居潯州未幾

卒年七十有三子霨明

霨明字雲章少以文名於楚思致韶令與麻城曹允昌相頡頏尤工爲詩清茂有遠致兩赴鄉舉未第補貢隨父宦嶺外永曆二年授太嘗寺博士四年進儀制司郎中安雅遠權勢僦巷居閉戶讀書非朝參不出扈蹕至梧州病卒上之立也朝廷草創文物簡略詔令鮮所緣飾閒關楚粵侍從零落及幸肇慶四方收復頗仍人士稍集瞿式耜留守桂林尤加意延恤一當品藻即予奏薦操觚勝流日以賓集安慶錢秉鐙詩體整健宜興李來年少善組飾皆授庶吉士蘇州汪郊吳中稱學也官吏部主事三原溫溥知

強識有才思官禮部員外而楚士之以文名者則壽明與孝感彭焱稱焉焱思致明敏工行草書官兵部郎中其制誥撰文則編修安福王華玉中書舍人吳縣吳其靁禮部主事休甯吳霖待詔仁和姚端亦皆彬彬焉華玉晚歸隱註易其靁擢兵科給事中監桂林軍桂林陷不知所終或曰歿于陣霖改給事中爲孫可望所殺

黃奇遇字□□廣東東莞人中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歷官少詹事上即位于肇慶召用未赴府廣東諸薦紳何吾騶黃士俊李覺斯葉承裕郭之奇曾道唯與蘇觀生比立唐王聿鐭詡擁戴功盡力西犯及□兵猝至城

門不守唐王見殺觀生縊諸擁戴者皆驚靡就李成棟乞降所不與觀生比者口至亦遁海濱不屈然廣州仕宦林立能自立節槩者唯奇遇與大學士陳子壯春坊張家玉簡討陳世傑副使黃公輔推官陳子升舉人黃維璟而已成棟駐廣兩載子壯家玉皆殉難購捕奇遇頗急郭之奇與同井里鄉會試皆齊年忌奇遇異己尤思陷之奇遇因匿海島得免永曆三年成棟反正上幸肇慶乃召奇遇擢詹事府詹事禮部左侍郎掌部事充經筵講官奇遇端和凝重進止有度爲上所優禮時江楚漸次收復所在以捷告有張充美者自吳來僞作吳三桂奏言舉三秦反正迎

駕美瓖起兵大同已敗沒矣一妾男子自言從大同來僞作瓖血疏求援又或投疏易名姓稱嘗州將拱宸舉義復東吳者朝廷遂詑謂旦夕奏鄖清馬吉翔首爲導諛脩鹵簿備法駕戚畹王維恭儐歸侯性嚴雲從輒矜豪侈李元允以將家子官環衞軍中故有樂部吉翔與諸戚弁日酣歌縱飲卿貳臺省爭相趨附中夜燈燭相望識者爲之寒心奇遇進講孟子禹惡旨酒義推言酒之爲害能令人忘大憂而致大患禹爲司空之日値時雍之世及爲天子文教敷于四海猶凜凜于杯酌之閒不忍釋其三過之勞後世得此意者唯晉陶侃是以能再造晉室底定江東而懷

憨之仇尚未能復雒秦之都尚未能返若欲以狂歌痛飲而坐收匡亂救亡之功亦必不可得之數矣上知奇遇意屢爲稱善明年晉禮部尚書經筵如故郭之奇亦以杜永和薦且入矣而畏奇遇永和出師守嶺之奇乃隨之赴闕時詔選庶吉士令三品以上各薦主事以下繇科貢出身有文行未從賊口者一人就試奇遇以黃維璟素節無虧文名夙著應詔薦上之奇因與兵部侍郎萬翺謀轟杜永和言奇遇得維璟賄翺與永和交章參奇遇奇遇抗疏辯事得直永和媿引罪去而之奇弗自懲也日思奪奇遇席繇此大拜王化澄亦畏奇遇之入直而軋己與之奇翺比

求以逐奇遇益亟奇遇恥與爭三疏乞骸骨歸未踰年廣東再陷奇遇走海上不知所終

黃公輔新會人中天啟壬戌進士歷仕至分守下湖南道參政兼副使廉介慈愼長寶人感其德政至今不衰以不合于巡按御史謝病歸永厤三年以淸節不染召擢刑部左侍郎掌部事公輔已老無仕宦情特欲一陛見抒懷抱而已居數月乞骸骨歸未幾病卒

陳世傑字忝生南海人中崇禎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請假歸里永厤三年以抗節召見改翰林院編修已擢左春坊左庶子與蔡之俊同充日講官世傑樸直不以才著稍

遷國子監司業行祭酒事見時事日詘遂謝病歸隱海上不知所終之俊湖廣江夏人字彥伯中崇禎己卯鄉舉以中書舍人歷參何騰蛟瞿式耜軍事與守桂林有功式耜薦遷至南甯迎鑾奏對稱旨改翰林院編修充口講官擢右春坊右庶子與丁時魁同里相厚善時魁下詔獄給事中朱士鯤奏之俊爲時魁黨不報之俊因謝病去隱西甯山中未幾病卒

劉逵生初名廣允以字行陝西富平人別號同菴少與弟湘客以文章氣誼名三秦間已乃出遊燕都傾動京邑而逵生以端重誠慤尤爲人士所推重應鄉貢入太學授贛

州通判崇禎十七年張獻忠南寇東陷吉安西陷郴遊騎涉贛境贛撫林一柱檄達生監軍禦之達生故便騎射習行伍調措得宜將士用命贛境以甯已而進軍收復吉郴諸屬縣達生功最以續聞會北都陷未敘國光元年以前功擢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南贛軍務李永茂撫虔尤相器重旣而萬元吉督師吉贛永茂遷兵部侍郎夫達生繇監軍道副使擢巡撫南贛僉都御史與元吉守贛大小數十戰城守三月達生出沒矢石間身先士卒援絕糧盡城陷督親兵巷戰遂見執□巡撫李秉元誘之降達生不與交一語秉元囚之于獄獄吏見達生長者尤欽重之釋械

縱恣其客吏往來候問遠生故多養死士得其心至是留
為佈置囑津從獄中引遠生逸出間行達廣東髮猶未鬄
會上即位于肇慶陛見將擬用上遽西幸遂從駕至桂林
上至武岡遠生惡劉承胤不入與瞿式耜協守桂林上在
南寧遠生陛見授刑部左侍郎隨上幸肇慶遠生熟諳典
章朝廷草創一切未馴雅者遠生皆議正之器宇開亮與
人無回護所至輒為諸武帥所慕重吳貞毓誘李成棟迎
駕居廣州中外疑洶遠生奉命犒師與成棟語成棟慙懼
乃止永曆三年遷兵部尚書提督京營戎政與大學士嚴
起恆給事中金堡議為上開武備庫節用儲餉招練禁旅

奉上親征出楚督諸將爲死戰計是年十月朔上爲下詔親征遠生日夜規措稍有緒馬吉翔忌之通內豎夏國祥頻以太后旨取庫金他用起恒力爭之不得事遂漸褻永曆四年正月南雄陷馬吉翔慌上西奔杜永和請留蹕上疑懼遣遠生及堡馳諭永和遠生冒風濤衝亂流以輕舸至廣州致命歸而奏言永和奉詔固不敢阻留陛下行止但涕泣爲臣言上西去則竟棄廣東付之還口諸忠義士隨成棟反正者亦付之還口令其殺戮爲皇上畫此謀者亦何其慘也臣聞其言惻然無以對今或請兩宮暫移梧州而車駕暫留號召援兵永和他日之必不敢阻蹕上詔

以首領任之上聞其奏欲勿行而夏國祥遽奉慈聖步輦待于行宮門外傳懿旨促上登舟矣上至梧州詔獄起湘客逮問聾不逞嫉遠生甚而遠生素行敦重勿能伺其短隙着故免于難然浮沈怨悒無能復自効見乃自請出催桂林諸將兵出楚得勑遣之遠生至桂林居兩月桂林陷遠生走匿靈川山中茅屬布衣與弟湘客泊中書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時悲吟唱和孔有德聞其名欲招致之遠生益匿猺中得脫永䕫六年李定國攻復桂林遠生就見之定國以專征自大倨見文武舊臣遠生至肅然起迎遠生與抗禮無所詘從容勸定國盡忠戴上定國尤

欽信焉定國下湖南留遠生守桂林激厲士兵控扼平柳捍口全線馬三將之兵屢擊卻之定國戰于衡州不利線國安乘勝復拔桂林遠生退入谿峒憂恚成疾卒

湘客字客生別號端星少爲名諸生博洽古文詞尤工爲詩楷草書皆入能品壯遊燕吳交四方搢紳人士諳習朝廷典故陝西陷賊湘客避亂出兄遠生官于贛遂依以居忼慨有當世志爲贛撫李永茂所器賞隆武中薦于朝授汀州府推官考選擢山西道御史閩陷走廣東上牋祚湘客與擁戴李永茂疏薦湘客爲三秦人望可大用王坤惡其不謁已假御筆抹斥之永茂怒致仕去瞿式耜尤重

湘客才奏改翰林院編修充日講官坤復阻之爲輟日講上自桂林出全州劉承允以兵入見馬吉翔與相比黨承允奏請封吉翔及郭承昊嚴雲從伯爵御史毛壽登疏論之侍講周鼎瀚故與王坤交善與湘客有郄乃謂承允曰壽登疏湘客所草也湘客與諸臺省在外謂公爲董卓承允怒奏給事中萬六吉御史吳德操及湘客壽登號四虎把持國政裁損功臣矯旨縛之闕下將杖之廷臣跪救不釋承允佯跪伏求免乃釋之湘客落職時承允欲邀上幸武岡湘客與瞿式耜言上宜返蹕桂林中制粵楚式耜馳疏諫上西行承允怒湘客繫寵而上遂決入武岡在廷無

敢止者湘客既斥避兵居柳州承[允]降上奔柳乃復湘客職勑往桂協贊留守篚務上幸桂進中允郝永忠潰掠桂林上幸南[寧]勑湘客返桂安撫亂亡募義餉贊戰守湘客殫力與式耜爲死守計桂平全晉底定及廣東反正上出肇慶湘客入見擢侍讀學士朱天麟王化澄以湘客非科目不當入內制忌嫉之湘客不自安請外除遂用前御史積資改都察院僉都御史協理院事與都御史袁彭年秉憲綱裁正冒濫奏汰錢匡呂爾璵出臺匡爾璵皆因馬吉翔進吉翔故怨湘客至是益甚遂日爲蜚語排湘客與彭年結科臣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結黨把持流傳宮中慈聖

太后信而惡之永曆四年上奔梧州吳貞毓等奉吉翔意率羣不逞交參湘客堡時魁正發遂逮下錦衣獄掠治之革職胥靡論湘客出獄無所歸客桂林遠生奉勅至因依以處數月桂林陷丁時魁降邀湘客出湘客不應匿緇流中因鬀鬚髮得免李定國復桂林遠生赴之湘客以曾與金堡議不與孫可望王封疑不見定國定國顧往往就遠生問湘客堡遁孥其後桂林再陷遠生卒于猺中湘客崎嶇葬遠生匿賀縣山中未幾亦卒

管嗣裘字冶仲湖廣衡陽人少英爽有文名諸王遁象緯中崇禎壬午鄉舉張獻忠陷衡州購索人士充僞吏嗣裘

走匿深山獻忠促令捕殺之其兄嗣箕爲應捕代死會獻忠去得免已而遊廣東故與蘇觀生善及是遇觀生於廣州觀生立唐王聿鐭授嗣裘給事中嗣裘寘匿優人舍中得不拜僞命遂遁歸南嶽與行人王夫之舉義兵于衡山戰敗軍潰走行在授中書舍人奉勅至平樂廣西陷匿靈川山中冬月負敗絮採苦菜以食與劉遠生劉湘客朱昌時行吟谿峒中以死自誓李定國復桂林招遠生洎嗣裘昌時出尤優禮之嗣裘見定國赤心不隨孫可望爲僭逆出說定國決策迎駕定國亦委意焉居軍中與議機務定國之東攻肇慶也孫可望遣使羈縻之定國亦以孤軍外

懸所向未利難卽與可望允遂姑通好可望故用張獻忠七疊篆印定國承制鑄印給將吏嗣裘諫令皆反九疊至是仍銷九疊印復七疊嗣裘曰從與定國遣使興隆侯駕定國猶豫未遣嗣裘大恚曰吾立身十餘年濱死者數四豈更從人作賊耶棄定國軍去將祝髮爲浮屠至脩仁不知所終

朱昌時字若木直隸廣平人父口口爲沅州判官口兵至城守被擒不屈遂遇害昌時遜爲諸生稍通吟咏隆武中大學士路振飛與昌時同里閈相知聞薦授推官永曆元年擢兵部主事丁艱居桂林築草舍于靈川山中讀書自

適桂林陷御史吳德操給事中丁時魁待詔姚端皆降爲
孔有德所贍禮昌時深匿不出並日而食以死自誓李定
國復桂林昌時同劉遠生守桂桂林復陷益走猺中憤恚
饑病以卒

永厤實錄卷十七終

衡陽王夫之譔

二張列傳

朱嗣敏　萬年策　揭重熙　劉季鑛等　周鼎翰　曲闕附

張家玉字子元廣東東莞人年甫十九中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卓犖不隨時俯仰北都陷家玉衣斬衰哭思宗皇帝于東華門抑額搶地血出被面宛轉號啼不能起賊守者義之縱之逸遂南奔歸里思文皇帝立于閩以薦召見上裦重其節賢奏對尤稱旨授翰林院編修兼吏戶兵三科給事中爲御營贊畫假奉使至廣東未復命閩陷家居蘇觀生立唐王聿鐭要家玉同事不聽上自肇慶以左

中允召家玉乃拜命道阻未赴李成棟陷廣州家玉毀家招義兵據東莞與陳子壯相應□巡撫王芋當崇禎末歷官僉都御史與家玉舊相知聞至是遺書勸家玉髡髮出降略云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輙也譏之先生何愛一毛而不以利宗族鄉黨耶家玉得書大駡曰老賊不死乃敢侮孟子因答書責之曰兩都繼陷三君蒙恤王謂公爲國大臣必久已死而尚存乎公豈不聞哭先帝于賊廷者爲誰而今欲以淫詞汙君子之耳哉芋大怒遣兵攻之家玉扼險拒戰相持數芋益兵大至家玉騎馬督陣過水次馬驚墜水死義軍潰芋進兵屠之餘衆走

入海永曆二年廣東反正家玉不以事聞詔贈家玉詹事府少詹事兵部侍郎謚文烈家玉詩材亢爽于軍中作悲憤詩百餘首其弟梓行之有云吾同喪狗生無賴縱比流螢夜有光其志操可睹矣

張同敞別號別山湖廣江陵人故大學士居正之曾孫也少超雋倘忠義爲諸生有文名工詩歌悲壯開朗不爲近今之調善行草及八分書崇禎三年上方崇獎追錄居正功復其廕同敞意在科舉遲回未就久之乃應詔出補中書舍人崇禎十五年奉勅齎諭蜀宗藩未復命而北都陷同敞奔哀詔哭踊絕食者數日自以世受國恩而蒙

先皇帝被濯家世恩紀尤重遂冠[illegible]網巾衣布素撤音樂以終其身所領朝參牙牌佩之出[illegible]未及繳至是中朝典物淪沒惟同邀牙牌獨存乃爲度[illegible]懸奉之每旦必稽躬修撤翦髮光中自以視居喪禮不[illegible]朝荊土陷賊漂泊江湖開恩攻皇帝立乃就闕陛見復[illegible]錄居正邊功改錦衣衛指揮使非其好也以不欲沒祖功姑就之泰勑使湖南闕陷謁上于全州隨駕入武岡惡馬吉翔郭承昊恥與同列復就中書班改編修充誥勑撰文官擢侍講不合于劉承允滌勑出寓靖黔開永曆三年春崎嶇達桂林會何騰蛟敗沒于湘潭楚師驚潰入廣西依何文瑞文瑞不能禮

上命瞿式耜兼督楚師式耜奏薦同敞忠勇貞裔望當任
以楚事乃以少詹事兼兵部右侍郎督師復楚同敞至性
過人局度恢廓每鼓厲諸將輒流涕被面諸將翕然欽感
之楚西諸帥馬進忠等皆奉節制同敞盡瘁行間身無餘
衣廚無兼肉尤爲諸武人所重永厯四年春督諸軍下全
州復東安圍永州糧不繼而退朝廷自失騰蛟經理錯亂
散遣監督事權不一何文瑞以故督子仍督滇旅朱嗣敏
以御史擢僉都監曹志建軍萬年策以僉事自請纓擢兵
部侍郎督王馬營馬進忠又自以意請毛壽登爲其軍督
唐誠吳李芳皆居喪墨經用翰林兼部院銜分督馬進忠

王進才軍猥沓倚附諸將尤輕狎之同敞亦爲所掐擲莫能自行其志每午夜秉燭起欷歔悲吟以寄意永曆四年春大學士嚴起恆奏何文瑞忠勳之裔年少文弱當令讀書史館爲皇上親臣不宜遣親戎行嘗舉楚事一委之張同敞則於國家大計與篤念世臣之恩並行不悖上乃解文瑞兵柄一付同敞然所督者滇楊及馬養麟而已同敞行視嚴關與胡一青議守桂之策卅要害樹柵立壘以待馬進忠之東方圖進取會梧州詔獄起同敞疏言朝廷方在危迫不宜用北寺獄拷掠言官王化澄怒擬旨答云詔獄廷杖祖宗舊制爾獨不念爾祖居正之杖鄒元標乎同

敞大恚以辱詆其祖抗疏俾理尤爲化澄所恨會于元爅自楚西來詣闕求督楚師化澄遂擢元爅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盡督王馬滇楊之兵以犄同敞權元爅者故大學士愼行之孫昏耄猥罷尤爲物論所不齒既至桂林飾女以嫁趙印選印選遂擁之爲軍主與同敞抗滅胡一青軍食嚴闗守兵皆餒一青退屯大榕江口孔有德來攻印選不援一青孤軍潰印選遽攜帑走有德進兵薄桂林同敞單騎麾兵兵皆驚散不聽同敞馳入城見瞿式耜曰同敞不死于陣者爲不欲曖昧自斃耳願與秉燭行酒各賦絕命詩是夕有德屯兵城西北火光燭城中城門無守者同

敝據枕酣臥鼾聲如雷黎明起與式耜沐櫛整冠服坐署
中從者皆散□兵入被執見有德同敝瞋目戟手向有德
曰麾下從毛將軍起海上受朝廷恩命官三品今國且垂
亡吾以麾下為久死矣而尚存耶或者吾殆見鬼乎有德
大怒命壯士曳之仆地捶之折一臂一目突出同敝大呼
曰叛國賊速殺我國士不可辱也有德知不可屈命曳之
出與式耜同繫有德遣降吏彭而述王三元來勸降式耜
言四世受國恩為朝廷大臣但祈一死必無降義同敝曰
先生奈何以此與戴犬豕頭人語迅雷豈為蟄蟲設耶繫
閒與式耜唱和詩各十餘首流傳人閒金堡集而行之居

旬日有德復召之入置酒與飲殺肉置地鋪氊命坐同敞
植立不揖以足蹴肉傾之曰此犬豕食何污吾目有德令
置繩牀食案同敞不肯就坐曰囚首短衣豈飲食時耶有
德命取巾衫與之同敞正冠整襟向有德揖稱謝有德曰
汝固不揖我而今何揖也同敞曰麾下惠我以冠服我將
服之以死上見先皇帝于在天下見先人于九原麾下眞
善我死者吾知己也故揖謝乃就坐舉酒屬武耜曰先生
且强飲座中孰爲□□□□□皆我中國文武衣冠吏士特
一念之差遂成□□使孔參戎一轉念肅詛不可同爲社
稷死乎有德目攝之明日遂遇害桂林不見雪者十五年

矣同敞臨刑之日雪霰雜下林岫皆白雷電交作同敞顧謂式耜曰此豈非先生及敞乎式耜笑而頷之同敞姿幹清偉目灼灼光出睫外言笑軒爽文筆遒勁給事中陳泰來殉難于閩家人避難楚西猺峒游兵或擾之同敞大書其門曰忠臣孝子之家烈風雷雨且將聽命而況人乎擲筆顧坐客曰此志氣之必然無足疑者吾輩亦當有以驗之其刑也果如其言致雷雪之異焉同敞晚生一子方在褓桂林陷不知所之

朱嗣敏字兼五直隸懷甯人頗工詩善行書以諸生參江督呂大器軍謀用功貢授衡陽教諭中湖廣丙戌鄉舉歲

起恆奏授中書舍人歷粵楚軍中改御史監焦璉曹志建軍擢僉都御史方受命桂平陷上奔南甯嗣敏崎嶇走賀縣入志建軍中鼓厲志建固守不降未幾以疾卒嗣敏文辯有餘非軍旅才其爲監督也坐嘯而已顧守正不姘阿于彊帥張同敞重之

萬年策字獻之貴州平溪人以鄉舉任鄖陽府同知守鄖有功擢監軍僉事丁憂歸里年策歷官疆埸與馬進忠相知聞及進忠湘潭翩退屯武靖閒年策赴之進忠自失何騰蛟無所推承意年策習行伍可與共事年策亦欣然自任入見行在自請督楚師朝廷意其能得王馬諸軍要領

遷擢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賜尚方劍出年策既無殊才抑老矣不能馳驅奉命至靖州進忠屯新甯與相左口兵猝至驚遁歸里凡自何騰蛟沒後楚兵星散請纓監督者凡十餘人皆無一兵可將求附于諸將寓食而已其自以起義召募成軍者唯劉季鑛揭重熙

揭重熙字祝萬江西臨川人蚤歲交思敏贍與同邑陳際泰齊名以五經應鄉會舉中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宏光中撫建汀贑之閩王宋三姓據簾子洞倚山爲寇張肯堂李永茂勦撫之未定隆武元年江西陷重熙乃誘令歸正爲義軍以抗口兵以事上聞授重熙僉都御史督江福義

旅重熙以便宜授諸渠帥劄官遂據撫州金聲桓反正檄重熙解兵重熙茹令退屯山中聲桓之自贛歸守南昌也詔劉一鵬守撫建相接應既而□兵圍合一鵬不能赴援南昌陷一鵬棄撫州走就重熙于山砦重熙收輯之與義軍合出攻臨川永豐興國迭有收復未能守也重熙間道入奏詔加兵部侍郎便宜行事軍既孤懸莫與策應兵冗糧絕衆漸離散□兵四面來攻大敗兵潰劉重熙遂遇害

劉季鑛字安世江西吉水人大學士劉同升之子也隆武中以貢授翰林院待詔歸里吉安陷季鑛走湖南謁上于武岡改簡討尋擢中允與周鼎瀚不合觸劉承允馬吉翔

怒有旨謫外季鑛遂請終制已乃奉勅復原銜兼僉都御史聯絡江楚義旅墨縗行事季鑛志節清峻高自標舉故娶李元鼎女元鼎降门季鑛遂出其妻顧年少喜功名無持重意櫻何騰蛟與不相下銜勅開道走衡永所至慕義者津送之至酃縣遂糾眾起號召響應復酃茶攸興甯永興常甯諸縣以便宜鑄小印如拇大輒授副總兵職方主事以下文武吏及郡邑守令頗不擇人而授漸失物望何騰蛟厭而裁抑之永厤三年春騰蛟敗沒江西再陷季鑛所統義兵多駭散堵允錫標將彭嵩年向文明及金聲桓部將益遇時屯聚郴韶間季鑛收撫之尚未能得其要領

南至韶州將入見朝廷以其陳請繁疊薄之不召以兵部侍郎仍兼原銜出圖江楚帥標兵數百人至黃埠司民變起圍季鑛兵潰敗遂遇害季鑛兄伯欽仲錞皆清節士也伯欽字安期尤敦長者行仕至太僕少卿以不髡髮爲□吏所執繫南昌獄不屈久之釋歸卒仲錞字安禮舉于鄉充衛不仕□隱于梅川吉安人士慕文山遺烈不肯屈節者比肩稍屬諸劉而外有廬陵甘永安福周珝歐陽霖陳覯周鼎瀚之弟鼎泗皆鄉舉也甘永字方不從萬元吉軍中題授兵科給事中兵敗走死周珝字以連文筆清放氣致超雋廬陵舉人黃震象鼎象兄弟固捍闔士南昌陷遂

遣信納款翊知其實請于萬元吉楊廷麟誅之廷麟不聽翊拂衣去震象兄弟果獻城內應吉安陷震象必欲殺翊翊走行在授行人不就官退隱樂昌山中卒觀字二止甘貧砥節自吉安陷與妻子訣寓食攸縣山寺粗糲不給或飲水以終日鼎泗字疇五授中書舍人亦未就官退隱梅川歐陽霖初名介字方然以瀘溪教諭陞北流知縣擢戶科給事中車駕幸肇慶請西出桂林與杜永和廷爭棄官歸里閉戶食貧不通人事

周鼎瀚字浩若江西安福人都御史□□之孫也以蔭官南京刑部主事家藏書數萬卷多諸秘本南曹簡暇鼎瀚

開水閣于秦淮蒐藏書其中四方人士借讀者皆得就讀仍爲資給之以是得交游譽聞北都陷思宗皇帝訃至鼎瀚慟哭投淮水人吏掖救之不死南都陷走歸里今上立鼎瀚詣闕陛見改翰林院侍講顧不能自堅與劉湘客不協遂附王坤傾湘客已爲劉承允所諂擿復因馬吉翔與承允比遂授侍讀學士進少詹事時內閣缺員馬吉翔以意答章奏不復票擬直朱批行時召鼎瀚緣飾文句鼎瀚即自稱直文淵閣以是盡失素望爲中外所輕鼎瀚不自安請勅聯絡江楚帶兵部侍郎銜出復自署視師閣部爲何騰蛟所厭薄翺翔郴桂間號召義兵瞿式耜疏糾之鼎

瀚不得志就恭遇時監督其軍遇時瞋其亢傲遂見殺鼎瀚夙以志節風操見重時輩驅馳思報國濱玖無降口志然不諳大體欲因緣就功名見嫉失所而玖闘者莫不惜之時有田闘者字茅公河南人中崇禎甲戌進士官廣東監司廣東陷匿韶郴閒糾義旅自署督師閣部引兵至桂陽縣境兵不戢民稍患苦之民變起兵圍闘遂見殺

永曆實錄卷十八終